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九

明帝　肅宗

敕竇憲奪沁水公主園田 温公

朱暉 東坡

梁鴻 梁肅

王充 昌黎

安帝

徵用樊英 温公

順帝

以梁冀為大將軍 温公

質帝

崔寔應詔詣公車言事 温公

元帝

平東羌 温公

李固子由

徐穉 張九齡 曾子固

王符 昌黎

靈帝

黨錮 荊公 子由 黄珀 温公 司空圖 李德裕 盧照隣

陳寔 少游

敕竇憲奪沁水公主園田

温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

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知之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朱暉

東坡曰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

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為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為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二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

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云云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强力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為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為莫大之禍也悲夫

梁鴻

梁肅梁鴻高士碣曰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遊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邙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

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逃荷篠以遊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含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銘曰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大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邈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皐橋萬古是

望

王充

昌黎贊曰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来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于肆惟市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為州治中自免歸鄉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命待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徵用樊英

溫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已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海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也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

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扣閽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輝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

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令聞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士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待馮異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亦不當如范升之詆毁又不可如張措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

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以梁冀爲大將軍

溫公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兇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母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崔寔應詔詣公車言事

温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寛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平東羌

温公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異國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克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

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皆疆埸之臣也豈得多以專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蜂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叚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李固

子由曰孔子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之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之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

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强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為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為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内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者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王為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

劉鮪謀立清河王蒜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為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蒜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徐穉

張九齡曰公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元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茍利以辱身故進無禄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

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薨卒徒步弔奠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綮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羣顏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絶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

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遥而已哉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曾子固曰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

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

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棲棲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

彼也

王符

昌黎贊曰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患其旨湛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黨錮

王荆公讀後漢書詩曰錮黨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

見精微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

子由陳蕃論曰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氏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内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酌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

路詢詾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天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耶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

賢哉

黄㴍東都名臣論曰范曄書稱陳蕃曰懔懔乎伊望之業矣論竇武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與之宋襄公所以敗也當陳蕃竇武秉政之際天下延頸太平之業後世學者言忠烈有道必稽焉愚獨謂東京天緒雖期於盡然使國紀勦墜士人不奮實蕃武之由蕃以奇志堅節誓清國步呈材效業不穢腐爛竇氏臨朝腹心相委武以后父位為上將將相同心頥指喑

鳴足移天下列奏邪豎次行誅屏緩期延計如牛捕
鼠而鄭颯等緤紲吞舌無敢騰變是氣窮勢竭也所
留者朱瑀等十七人方且出宿歸府狐疑不斷瑀等
啼血一呼軀首塗地使天下忠臣義士跼蹐甘禍亂
是何智慮之不明器用之寡微也夫以將相委任之
重從天下想望之志興起以誅洒孼孽若決江湖灌
枝燭泰山壓朽株爾遲回自失貽禍宗社使天下以
忠為諱宄豎得志人上猶能謂之材烈之士邪通儒

巨賢四海所觀望覆敗乃爾尚何責屠羊乘寵無謀而亡終哉學者必猶惑蕃武之事試為陳之自和順之後君道已替政由嬖習使蕃武居股肱地補綻決壞因事諷論不以蕩滅為已任則紀綱勢亦猶可維持為微缺之漢而已一旦功力不終為邪黨魚肉使何進小智憤激而辱覆車宄黨竭澤則劉氏遷業矣豈非材不應實覆餗渥形哉愚誠傷漢業將謝陳竇扶起翻為振落之禍耳故君子之立事也乘勢如騎

獸搏物如鷹隼騎獸顛則立噬鷙鳥見形則無獲是以不俟終日救患未萌疾雷不及掩耳去惡絕其本根安有處萬全之勢緩毫髮之斷身辱功絕貽禍宗社哉愚披漢書與賈生異時而慟也

温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

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

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申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司空圖曰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是之是威其德也

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

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茍厲銷氣果於

擊摶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

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

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摯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呶呶以至大亂惟據正而屈巳者庶可與權

李德裕曰理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是也東

漢桓靈之朝政在閽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詆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熏鑿漢之黨錮為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宄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

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秖能用詭道入邪徑礫鼠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為怪越人道之行當虀粉矣

盧照鄰詠郭泰詩曰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玉帛委閽尹斧鑕嬰縉紳邈哉郭先生卷舒得其真雍容謝朝廷譚笑獎人倫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為親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冲情甄負甑重價折角巾悠悠天下士相送洛橋津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鄰

陳寔

少游曰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盖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爲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爲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爲清爲和由其獘而言之則爲

隘為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實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髙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頴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官而天下之士方以髙節相髙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内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

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屈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自全有則其效盖可見也嗚呼使東漢之士大夫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不恭矣然則寔為侯張而少詘也不為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為過斯不然也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欽陽虎矣至彌子以為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盖

見南子欽陽虎者身可詘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詘也寔於侯張亦詘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詘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為道而不詘身於官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代决傷而死古之人耻其身之辱於刑臣也如此非寔之時其可詘身於官人也與故為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若寔之詘身於

官人而非其時者是為姦而已

蔡邕言三互法

溫公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煩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

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殘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

漢之人君 温公

東漢興亡 温公

循吏 杜牧

隗囂劉表 子由

丁鴻劉愷 東坡 子由

董卓

髙適董卓廟議曰昔漢祚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

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衮之具董卓

地燕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宫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横衣冠凍餒死倚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争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姧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

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刳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鄗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令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靈寶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祠於朔土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沉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用之於暴悖之鬼哉

何去非孫堅之攻董卓論曰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輔其不迨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敗業去而為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恣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奮以誅卓雖卓亦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機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由無謀夫策

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比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强食阜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身扼成皐而定鞏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返棄去而袁術得以起而收於覊旅之中以為巳資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强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

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各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震憚乃遣腹心詣堅和咸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違之差其宗親苟勝軍事者皆列疏與焉使得各據土權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蹙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卓使之憤懼遂殘汙洛陽刼持天子西

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茍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為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憑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修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為之崎嶇轉戰以搏黄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

則其功業違矣

司馬溫公論王允專董卓之功孫瑞歸功不自居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唐子西曰三桓謳魯作三軍合周禮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謳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皆姦人而姦人之欲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

誼既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袁術僭號置南北郊

唐子西曰惟天子祀天地于郊唯魯得用郊郊祀之禮聖人所甚重而後亂人欲為大盜於天下未甞不先盜其所甚重者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也至揚子之論則又不然秦人祠白畤周不即禁卒舉天下而與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莊老之說儒者固已非之而揚子之論亦復有所未

畫揚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時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仲長統

昌黎贊曰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自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倜儻敢言語嘿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名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

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説古今發憤著書
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
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漢之人君

溫公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饑之待哺
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嚮應曾未期年元惡
授首更始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君之器
紀綱不修諸將暴横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光武以

仁厚之德濟英傑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内翻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皆希世之竒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取良吏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逺畧矣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修文崇徳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勵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

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寖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以徇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餘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戮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貙入室矣卓貪悍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東漢興亡

温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賔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横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

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縉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曲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雜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

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斯時茍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弊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殘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起難遂

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則州郡擁兵專地而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彊抗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循吏

杜預曰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相繼聯五十年當

時以深刻刺舉號爲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颯任延王景魯恭劉寛陳寵之徒止一縣宰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内勃生古風凡違衆背時徇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爲治古之人法爲一時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正云云

隗囂劉表

予由隗囂論曰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壠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

而嚚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亡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嚚與王元王捷三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際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其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

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幷隗囂劉表雍容風義皆有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殆夫惟知彼知己然後知所去就哉

丁鴻劉愷

東坡曰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已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已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遜其弟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遜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之

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遜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遜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而畢其説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

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其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遜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

也令劉愷舉國而遜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深嘉而屢歎也

子由曰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為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為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之於彼二人者誠有愧於其心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禹之事非皋陶之所能任而益之事非朱虎熊羆之所能辨亦明矣而猶讓焉是所謂相援之讓

也故誠使夫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如則百職舉而無廢材讓以相援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别而徒讓焉以取高於世俗世之君子疾而深譏之以為陷於無故之讓然三人者之中又有美惡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

就國此所以為賢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是鄧彪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者丁鴻之心也推此二心以斷天下之真僞則鴻在可恕而愷為可戮此優劣之辨也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且君子之立言非以茍顯其美將以訓天

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茍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悟而從義異乎二子之為徇名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茍冒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利自以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天下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蘭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歴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一

兩漢通論

興亡人材 劉禹錫 子由 東坡 少游 權徳輿

歴代委任人臣 子由 荆公

張禹江充梁冀王莽之流 樂天

興亡人材

劉禹錫山陽城賦曰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

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我止行車霣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舂陵之氣兮焉如踣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胄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之再敷邈汜陽與鄗上恍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芊迄武乃䕶桓靈之欲從心於昏爇其妖焰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

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淮以易位被虚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為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徤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夭亂日久矣莫可追升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之

元龜

子由論兩漢之患曰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

賤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亡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諸侯之太强也然則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强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世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

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

東坡論兩漢之衰曰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竒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禄位顧其子孫各欲

樹私恩賈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茍歲月而皆依倣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

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公卿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通於實効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

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　又論兩漢之亡於王莽曹操曰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

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鰓鰓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

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臣以為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㦖㦖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

吾抗也則以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已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

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為帝王當是之時則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為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取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盖天下之情居下而

干其上之政者以為巳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故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矣

少游論兩漢之臣曰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

何則功臣以乘逐利便為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内承平四夷賔服而王莽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而不敢取愚嘗疑焉及讀李固傳見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子弟貫械要鐵鎖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悦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

不利彼不為也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茍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禄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鋭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

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黄琬輩皆捐軀覆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此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絶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歴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强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

絶袁成之君失徳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倖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鈎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於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絶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不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爲君臣者可

不戒哉

權德輿兩漢辨亡論曰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人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證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係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簒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受

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儒術為帝師身被漢相特見尊信當王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湏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秉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奄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

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辯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咨決之時方且昵小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欵欵然用家人匹婦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絶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

長君私於蟊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邪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撓㫁折之所由来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

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柰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蓍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隂拱觀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致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措名雖史賛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弒君

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早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壊東京登庸清河王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隲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聱聵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咨或吁商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邪

歷代委任人臣

子由曰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致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帝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

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
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
蓋寛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意髙才之士
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
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其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
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
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
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小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

横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黙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患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

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若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於乎殆哉

王荊公委任論曰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塞責為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

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爲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他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斤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

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閹官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閹官

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於外戚閹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

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之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燕獨不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

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意何如耳

子由論高祖光武明帝曰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强秦東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

勃至文景之際天下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畧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宜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辦者及其履大位懲王莽簒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讖者棄以一身任天下其知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好察愈甚故東漢之治

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也

張禹江充梁冀王莽之流

白樂天有木詩八首序曰余讀漢書列傳見佞順婾娶圖身忘國如張禹輩者見惑上蠱下交亂君親如江充輩者見暴很跋扈壅君樹黨如梁冀輩者見色仁行違先德後賊如王莽輩者又見外狀恢洪中無

實用者又見附離權勢隨之覆亡者其初皆有動人之才足以惑衆媚主莫不合於始而敗於終也云云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一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二

武帝上

袁紹 少游 東坡 子西

赤壁之戰 子西

攻吳蜀論赤壁漢中之役 東坡 子由

攻袁紹吳蜀 何去非

操征柳城劉備勸劉表襲許表不用 子西

操不追關侯子西

征烏桓辟田疇子西

袁紹

少游曰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强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邪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屬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强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

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係於官渡竊以為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為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

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石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慙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軫越王勾踐皆濵於絶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

内修農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亾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横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予竊以為知言也

東坡論曹袁興亾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

言袁紹既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乃令知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者　又曰竊觀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為巧思請試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頓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爭奪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

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桓討袁尚袁熈尚熈走遼東或勸操呼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度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毀齒以漸摇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齒斯毀矣可以殺兒云云

唐子西非孫盛評曹公哭袁紹墓曰禹見刑人於市下車而哭之況劉項受命懷王約為兄弟而紹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盟主乎雖道非好絕至於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為失哉孫氏之論非但僻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赤壁之戰

唐子西曰世之為將者雖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

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黄巾以百萬敗於壽張苻堅以八十萬敗於合淝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

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為累之明驗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水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其敗者固宜

攻吳蜀論赤壁漢中之役

東坡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

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必不能
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
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
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
者天下未甞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
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
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
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

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吕爭為强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葢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

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敢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帝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五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强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

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强而未見其能一也

子由論賈詡劉曄曰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

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

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慼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

治國而為相關張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憑險
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
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
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
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
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子以
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
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此既遷戮

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攻袁紹吳蜀

何去非曰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劉備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

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獲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撼天下紹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逼官渡術據南陽以擾江淮遂竊大號吕布驍勇轉鬬無前而爭兖州方是之時天下之視曹公疑不復振而人之所以爭附而樂赴者袁吕而已而曹公逡巡獨以其智起而應之奮盈萬之旅北摧袁紹而

定燕冀合三縣之衆東擒吕布而收濟兖蹴袁術於淮左徬徨無歸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畫之出常若有餘而不少困彼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始服曹公之為無敵而以袁吕為不足恃也至於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强而未易敵也故常內憚而共蹙之唯曹公亦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從之也故常視敵甚輕為無以虞於其東征劉備也

袁紹欲躡之於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伐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而曹公晏然不為之深憂而易計者失於負智輕敵之已甚是以數乘危而徼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必征袁紹在所必拒又其近在於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乎顛沛也至於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寇而茍免禍敗者固無殆於此

時也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亦所謂一時之豪橫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爭天下一旦摧敗卒以憂死而其二子孱駑不肖曹公折箠而驅之北走烏桓以苟歲月之命雖未就梟戮亦可知其無能為矣方是之時中土未安幽兾新附而孫權劉備覘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方窮其兵力遠即塞北以從事於三郡烏桓為不急之役徼倖於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謀得逞舉

荆州之衆卷甲而乗許下之虚則魏之本根㧞矣曹公雖還而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然則操之數為此舉而蔑復顧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不應雖易之可也今提軍萬里後皆寇讎而前向勁敵且甚易之而不顧者亦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以相魏耳嗟乎人唯智之難能茍唯獲乎難能之智加審處而慎用之則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

者何異曹公所以數蹈禍機而幸免者天實全之耳後之人無求祖乎曹公而謂天下之可易也矣又曰言兵無若孫武用兵無若韓信曹公武雖以兵為書而不甚見於其所自用韓信不自為書曹公雖為而不見於後世然而傳稱二人者之學皆出於武是以能神於用而不窮竊嘗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學兵者所通誦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則天下孰不為韓曹也以韓曹未有繼於後世則凡得武之書伏

而讀之者未必皆能辨於戰也武之書韓曹之術皆在焉使武之書不傳則二人者之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設奇用而不窮者雖武之言有所未既也驅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韓信者然後能斬陳餘過其歸師而與之死地戰惟若曹公者然後能克張繡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韓曹之儔也譎衆圖勝而人莫之能知既勝而復譎以語人人亦從而信之不疑此韓信曹公無窮之

變詐不獨用於敵而亦自用於其軍也蓋軍之所恃者將將之所恃者氣以屢勝之將持必勝之氣以臨三軍則三軍之士氣定而情安雖有大敵故常吞而勝之韓信以數萬之衆當趙之二十萬非脆敵也乃令裨將傳食曰破趙而後會食信策趙為必敗可也而曰必破而後會食者可豫期哉使誠有以破趙雖食而戰未為失趙之敗也然而韓信為此者以至寡而當至衆危道也故示之以必勝之氣與夫至暇之

情所以寧士心而作之戰也曹公之征關中馬超韓遂之所糾合以拒公者皆劇賊也每賊一部至公輙有喜色賊既破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據險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舉而滅之是以喜耳表紹造公於延津公使登壘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計公曰勿復白乃令解鞍縱馬侍焉有頃縱兵擊之遂大破紹斬其二將夫敵多而懼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

勇而形之以懼則其下震矣故以僞喜僞安視之衆恃公之所喜與安也則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勝之也故用兵之妙而獨以詐敵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創業造邦之君葢莫盛於漢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寔無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誅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天資機警挾漢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師決機合變當日無與其儷也然卒老於軍不能平一吴蜀此其故

何也議者以其持法嚴忍諸將計畫有出於已者皆以法夷之故人舊怨無一免者此所以不濟嗟夫曹公殘刻少恩必報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謀夫策士收攬聽任固亦不遺未嘗深負之也葢常自詭以帝王之志業期有以欺眩後世然稽其才畧葢亦韓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於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乘變保據一隅而公之諸將皆非其敵至於鞭笞中原以基大業皆自公爲之而

老期迫矣此其為烈與漢異也

操征柳城劉備勸劉表襲許表不用

唐子西曰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於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未嘗遷惠王襄王於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絶功效既著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貞以昭宗幸鳳翔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為名然而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而有刼主之名以負謗於諸侯則天下諸侯羣

起而攻之亦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耶雖不襲許何害其為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能襲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李茂貞是也

操不追關侯

唐子西曰侯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士亦能之曹公得侯不殺厚待而用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侯必欲立効以報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

觀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侯必去重賞以贐其歸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為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為心外能成侯之忠不私其力於已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為善而不能不為惡能為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為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征烏桓辟田疇

唐子西曰或曰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於曹公門人

怪之疇笑而不答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從驃騎遊邪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為法屈爾疇之用意盖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不來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歴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蘇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三

武帝下

管寧　東坡　子由

華歆邴原管寧三友　子西

臧洪為張超死　少游

使蔣幹説周瑜　東坡

孔融

東坡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

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葢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難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疏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

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孔融禰衡楊修

魯直木之彬彬詩序曰曹公所禮三人孔融禰衡楊修嫚侮操且疑且信故以衡假手於黃祖融晚乃覆巢獨楊修才慧數解隱語又探其不言者發之最先得罪雖其父公雅故不足以貰死嗟乎修黃犢子有致遠材一努其臂死於隆車之轍曾不如隰子之伐木耶田常與

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向而蔽於隰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罹數創則止之相室曰變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楮藏其頴雖然隰子猶有所未立也與百里奚䇿虞公而去之豈可同年語哉感二三子行事作木之彬彬詩曰木之彬彬非取異於人可宮室則斬則伐可籩豆則捋則擷草之茸茸非求顯於世中芻牧則刈

則鉏中豎味則剝則菹非以其材故耶是非之岐利害薰蒸嗟人道之多患彼草木尚無情吾嘗觀於若人夫巧於辨人拙於自辨以動乎天機不周乎肯綮罪莫慘於德有心禍莫深於心有見罪不在德心其蝨賊禍不在心見其髡箝之人皦皦自鮮行於衆汚之前嶢嶢不讓立乎衆塀之上積小不當是以亡其大當悲夫羿注矢以當物十常中其七八引莫耶以自殘駭兕虎之竊發禍集於所忽怨棲於榮名易其言則害智用其智則

害明為君子則奈何獨見曉於冥冥

華佗

劉禹錫論曰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拷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以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恚直可畏諸亦可惜諸原夫史氏之書

于册也是使後之人寛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恚書焉後之或者覆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於理矣或必有寛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少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

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徳殺孔文舉矣孫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為故事矧他人哉

荀彧

温公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

人之髙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
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
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佐之其志盖
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
炭自非髙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舍魏武將誰
事哉齊桓之旹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
初四海蕩覆尺土一人皆非漢有荀彧佐魏而興之
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

為强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兖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墻發櫃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怪愚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

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杜牧題荀文若傳後曰荀文若為魏操畫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内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皐凡為籌計比議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内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世皆曰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卧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始定三分

之業司馬安全之代竊發肘下奪偷權柄殘虐譎狡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慙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靈四十年間殺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壇墠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正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與操爭乎使無操復何人為蒼生請命乎教盜穴墻發櫃多

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予由論曰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文若不欲曹公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節於漢氏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筭畧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

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刼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孅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孅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方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子西論議者謂彧叶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運移曰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志欲尊周爾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佐

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説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究其終始幸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耶論者何得非之

曹氏代漢

魯直詩并叙曰曹公自以勲加宰衡文封西伯蟬蛻

揖讓之中而用漢室於家巷更黨錮之災義士忠臣耘除畧盡獻靈之間北面朝者拱而觀變漢魏何擇焉彼見宗廟社稷之無與也執太阿而用顓以司一世之命左右無不得意引後宫於鈇鉞如刈蒲茅夫婦婢使得罪家人猶為謝過而親北面受命之君自以為未知死所嗚呼厲怜王其誰曰過言雖然終巳恭遜腹毒而色取仁任丕以易漢姓者何也漢之末造雖得罪於社稷骨鯁之臣而猶不得於民故相與愛

其名耳余聞曰道揆以上恵不足而明有餘不在社稷而數有功衆盛殆其不繼哉感之作曹公詩一章

南征北伐報功頻劉氏親為魏國賔畢竟以丕成霸業豈能於漢作純臣兩都秋色皆喬木二祖恩波在細民駕御英雄雖有術力扶宗社可無人

管寧

東坡曰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程昱郭嘉之流

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慱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忌況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温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很不為髙人勝士所比數耳管幼安懐寳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亦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子由管幼安畫賛幷引曰予自龍州還頴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取舊書閲之將求古人

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人焉曰管幼安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安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己云耳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秦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頴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

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絶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云云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

人子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東海一畆之宫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蜕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華歆邴原管寧三友

唐子西曰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爲之首則歆之爲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閉戸匿壁中歆破戸發壁而入豈盛德之

士哉操雖姦雄然使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羣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為不少足以辨此何至使歆為之歆果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為賢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友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為友矣此余之所未解

臧洪為張超死

少游論曰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絶不與通至於敗死以愚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茍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絶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

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而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為君臣為社稷死為社稷亡者若為已死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

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表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絶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也得與紹為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唯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解為恥厥志

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也豈楊子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可悲夫

使蔣幹說周瑜

東坡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

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褐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間隔別遥聞芳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讌視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

鄙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雅量高致非言詞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三